

參賽類別	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小說組 <input checked="" type="checkbox"/> 散文組 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新詩組
作品名稱	茶房
<p>「為什麼要對你掉眼淚，你難道不明白是為了愛。」</p> <p>我不聽蔡琴的歌，但每經過這個房間，只要祖父也在場，也許看報，也許泡茶，那老舊的唱片機總會撥放著緩緩的歌聲，我曾問祖父，要不要換成一台音響，祖父淺淺的說了不用。</p> <p>祖父仙逝之後，我便很少聽到那些老歌，耳邊不再迴盪著那些旋律，反而在我踏進房間時，記憶化作音符，層層堆疊，拼湊成一首首懷舊的組曲。</p> <p>我不常走進那個房間，房間不大，旁邊就是陽台，祖父擺放一些盆景，若定時修剪的話，也像是一座小植物園，靠牆有一過膝的四腳書櫃，銜接一張木質茶桌，顏色深沉，外型搶眼，可以說是歪七扭八，要不是父親告訴我它的價格，我應該永遠不會仔細端詳。細膩的年輪烙印在上，綿延不絕，我想，那棵樹的生前歲月，以年輪為語言，詳盡地抄寫於此，生後歲月有祖父相伴，不算孤單。</p> <p>茶桌上一套茶具，由瓷製成，渾圓的壺身鑲嵌靛色的線條，纏繞成雲，發散成煙，有限的面積卻給人無限的想像。祖父平時戴著老花眼鏡，眉間數不盡的皺紋讓我聯想到日本枯山水庭園，看似不動，實為歲月緩逝的流痕，頭頂剩下零星幾搓白髮，看來頗不精神。然而，每當與好友泡茶聊天，便眼神有光，精神抖擻，平時文靜的祖父竟滔滔不絕了起來，評政治古今，字句勁到，介紹自己寶貝茶具時的躊躇滿志，像極了我小學時向同學炫耀玩具的樣子，他們要是聚在一塊，泡茶聊天也會有「宴酣之樂，觥籌交錯」的剪影。</p> <p>「角、斛、觥、觴、罍」是一些中國古代酒杯的名稱，還記得高中時為準備小考而背得滾瓜爛熟，但我對於茶器卻是一概不知，只聽說景德鎮的瓷器頗有名氣，那也是從歷史課本學到的罷了。對茶提不起興趣，自幼便是，小時候恨不得把汽水裝進水壺裡當水喝，更別提心有餘力體會品茗的妙意，總覺得，茶就是提神飲料罷了，國中學了點生物之後，知道茶葉裡的咖啡因會影響激素，間接導致利尿，也許解決了我多年來的疑惑，但我不禁苦惱，日本茶道所重視的心無雜念、嫺靜優雅，怎麼能在頻尿的狀態下達到呢？</p> <p>我打從心底認定，祖父屬於文人雅士，平時不乏泡茶、下棋、閱讀、聽音樂，古人八大雅事為「琴棋書畫詩酒花茶」，日復一日看著祖父培植那些嗜好，敬佩之心油然而生，正因如此，我曾堅信「茶」與「雅」緊密鑲嵌而不可分離。</p> <p>一日午後，橘黃色的光從窗戶縫隙滲入，切割房間，半邊明半邊暗，看著酷似太極圖騰，風吹入房，拂過花草盆景，帶出淡淡清香，眼前景象寧靜祥和，不時鄰居家傳來犬吠，若有雞鳴，真可說是雞犬相聞。祖父在光影流瀉的房裡，熟練地沏茶，然而，祖父並未將茶倒入茶杯，而是將整壺茶端給祖母。</p> <p>「晚飯用這茶！」輕微重聽的祖父大聲說道，祖母接過茶壺，移步進入廚房，趕緊放進電鍋裡保溫，「晚上用茶滷豬腳！」祖母大聲回應，祖父沒有再回話，我以為祖父沒聽見，大聲重複祖母的話。</p> <p>那壺上好的茶成為晚餐的佐料之一。品茗乃是文人雅興，常常看祖父喝茶，便覺得喝</p>	

茶是個莊重的儀式，以為好茶必須親口品嚐，不該有其他用途，更不應該入菜，總覺得好茶用於料理如同殺雞用以牛刀，是浪費，甚至玷污茶的價值。

說茶為古人八大雅事之一，毫無疑問，「茶」與「雅」輔車相依；然而，「蓋人家每日不可闕者，柴米油鹽醬醋茶。」「茶」與「俗」更是唇亡齒寒，我思忖，若沒有「柴米油鹽醬醋茶」，古人還有餘力鑽研「琴棋書畫詩酒花茶」嗎？祖父的嗜好確實高尚，但對我而言，不再是高處不勝寒的境界，品茶的妙趣是雅俗共賞，凡是認真生活著的人，和茶多少有點情緣吧。

雖說祖父經常在茶桌上沖茶，但那木桌的氣味卻是一言難盡，除了淡淡的茶香味之外，若靠近點聞，可以感受到更細碎的木頭香味，那味雖小，卻濃烈。以前，學校的課外活動曾到山裡做木頭手工藝，每個同學都能拿到一塊橫切的木頭，將近五公分的厚度，拿著頗有份量。我們在上面刻上自己喜歡的樣式，接著使用一台機器鑿穿木片，鑿子快速上下震動，每次撞擊木頭都會發出重重的聲響，不間斷地，勻速地鑿著，掩蓋同學們的談笑聲。木屑隨之四散而出，我的視線嵌滿微黃微白的碎塊，像下雪般覆蓋地面，飛揚木屑的氣味，澀澀的、乾乾的、毫無修飾的，並非討人喜歡的味道，反之家裡那張其貌不揚的木桌，那樣帶著油脂的氣味，給人的感覺是樸實的、飽滿的，溫暖厚重，像一盞燈，像家人的依偎。

深吸一口，滿腔是木頭踏實的氣味，緩慢吐出，卻是茶氣迴盪在鼻腔，久不散去。偶而，祖母看爺孫倆也閒著，常要我們幫忙包水餃，不久便端來一不鏽鋼鍋，那鍋大的像個盆，銀灰光滑，擺在桌上甚不協調。記得，為了增加餃子皮黏合度，下鍋水煮不漏餡，需以指蘸水，在餃子皮周圍塗上一圈，祖父便以茶為水，蘸茶畫圓，雖說用水用茶，嚐起來別無二致，我總頑皮的跟祖父說：「這粒水餃有茶香味，一定是爺爺包的！」祖父先是愣了一下，隨後擺出一副「這是當然啦」的表情，逗的我眉開眼笑。

鋪天蓋地的餃餡香氣壓過了茶氣與木頭香，蔥薑蒜與肉餡攪和，麻油胡椒香與醬氣四溢，包完餃子那一下午，茶桌就像是眷戀肉餡香氣一般，殘存著那味。餃子香氣雖然令人神往，但不會長久；茶的香氣已深深刻入木桌，成為木桌的一部分。能夠長久的，是日復一日的習慣，是執著一件事的樂此不疲。

祖父晚年的生活也算愜意，在那房間裡，有著他所有的嗜好，但我的加入，多少改變了那些年復一年的日常。祖父早起澆灌盆栽，一天一次，小時候的我，三不五時看到乾燥的土壤，便心疼植物口渴，於是閒著就去澆澆水，沒料到那些原本生氣盎然的盆景，一個個發黃潰爛，軟垂無力，不出意外，被祖父臭罵一頓。但至此而後，早上與祖父一同為盆栽澆水，成了新的日常，一方面分擔勞務，一方面是方便監督我，免於再次摧殘祖父心愛的花草植栽。

房間裡收著一套木製象棋與棋盤，雖說有些破舊，那以紅黑筆墨刻在棋子上的草書，狂傲不羈，神韻氣勢依舊在！所謂「觀棋不語真君子，起手無回大丈夫」是祖父一直想教導我的態度，我也是被斥責了無數次後才稍微懂得分寸。祖父的好友經常帶著茶葉到訪，與祖父泡茶下棋，方正的棋盤，劃分楚河漢界，錯綜複雜的局勢、劍拔弩張的氣氛總勾引著我的好奇心，經常引的我在旁翹首觀棋，縱使兩人鬥智鬥勇、爾虞我詐，下棋過程中卻一言不發，待勝負已分始高談闊論。

「馬這樣走不好吧！」「這步走的真厲害！」我在一旁總管不住嘴，有心得便脫口而出。

「觀棋不語真君子！」祖父以無比嚴厲的口吻說道，不知為何，他人說出這句話總平平無奇，祖父說起來卻如雷貫耳，令人敬畏。祖父像是位嚴師，授我棋藝，也琢我棋品。

祖父的那些愛好和習慣，在淺移默化之中也改變了我，縱使祖父因病與世長辭，那些傳承予我的精神，將伴隨著我一輩子。

一日，我的父親在陽台修剪盆景，隨著剪裁，枯黃而脆弱的枝葉，一節一節地應聲落地，如同回憶，也像是一段一段的故事，往記憶更深處慢溯。看著父親站立的背影，雖與祖父毫不相似，卻有著超越時間的共鳴。那套茶具依舊擺在茶桌上，壺與杯在茶船裡面排列工整，父親也時來泡茶，些時擦拭茶具上的灰塵，保持清淨，或許也是為了保持回憶的一塵不染。

有時候，我會默默的走向茶桌，端詳茶具，觸碰質感，父親笑了笑，「在學你爺爺啊！」記憶被名為時間的水筆描繪著，愈描愈淡，但我能確定的是，過往種種，帶給我的感受及體悟，愈泡愈濃。指尖觸碰壺緣，傳遞而來的是溫醇，是熾熱。

「一期一會」是茶道的精神，茶會，抑或任何一次相遇皆無法重來，必須珍重一輩子只有一次的相會。再也聽不到祖父母互相調侃「歐巴桑」、「歐吉桑」，祖父看報入眠的鼾聲，甚至責備我的口吻，光陰似箭，一生一次，該當珍惜。

「好春才來，春花正開，你怎捨得說再會。」

想起祖父，腦中必定浮現一個斜倚茶桌、獨自品茗的身影。若來世有幸再作您的孫子，我願用您最心愛的茶具，沖一杯好茶予您！